

伊朗核强硬政策的逻辑分析^{*}

蒋 真

内容提要 自核问题爆出以来，伊朗一直坚持核强硬政策。其逻辑来源首先在于，伊朗认为本国在核不扩散问题上实现了权利与义务的统一，因而其核活动具有合法性。其次，伊朗的核强硬政策，是民族独立和民族自强的体现，保持与伊朗国家利益的一致性。再次，伊朗的核强硬政策有坚持的必要性和成功的可能性。必要性来自伊朗对其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对当前安全状况的考虑；可能性来自伊朗对自身地缘政治地位和战略资源的自信，以及对当前大国间微妙关系的乐观评估。

关键词 伊朗 核强硬政策 合法性 必要性 一致性 可能性

作者简介 蒋真，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博士、助理研究员（西安 710069）。

2010年6月9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针对伊朗核问题的第1929号决议，该决议是安理会针对伊朗实行的第四轮制裁。决议附件中包含了安理会制裁伊朗以来最大的一个制裁清单，其中包括将受到资产冻结的40多家伊朗实体。对于这一新制裁，伊朗外交部长穆塔基指出，这项新制裁决议是“一大倒退”，它没有考虑到伊朗此前作出的努力。据悉，当天正在塔吉克斯坦访问的伊朗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称，这样的决议对伊朗“无任何意义”，“它们无法击倒伊朗”。截至目前，伊朗核问题历经8年，谈判与制裁并行，危机与缓和交替，伊朗的态度从来都没有退缩。尤其在激进派总统内贾德上台后，伊朗的核强硬政策变得更加明显。¹ 为理解当前的核僵局，分析伊朗自身对核问题的看法，探究伊朗核强硬政策的成因，是非常必要的。

合法性：权利与义务的统一

自核问题爆出以来，伊朗一直宣称，伊朗从未谋求发展核武器，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具有合法性，受国际条约的保护。面对西方世界的怀疑和国际社会的制裁，伊朗指责西方国家施行双重标准的政策，宣称联合国决议的不合法性。正是这种对核活动合法性的自我认定，成为伊朗面对核危机能够义正辞严的首要逻辑来源。这种合法性的认定主要来自下列三方面：

（一）伊朗认为，它在核不扩散问题上尽到了应尽的国际义务

根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二条规定，每个无核武器缔约国承诺不从任何让与国接受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或对这种武器或爆炸装置的控制权的转让；不制造或以其他方式取得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也不寻求或接受在制造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方面的任何协助。第三条第一款规定，

^{*}本文系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变动中的神权政治——当代伊朗政治改革与发展研究》（08XSS003）和陕西省教育厅专项科研计划项目《伊朗核问题与大国关系研究》（06JK010）的阶段性成果。

¹ 参见蒋真：《伊朗核强硬政策评析》，载《西亚非洲》2007年第1期，第5~10页。

无核武器缔约国承诺接受按照国际原子能机构规约及该机构的保障制度与该机构谈判缔结的协定中的各项保障措施,其目的专为核查本国根据本条约所承担的义务的履行情况,以防止将核能从和平用途转用于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¹ 伊朗始终认为,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成员国,伊朗尽到了应尽义务。1968年,伊朗签署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并于1970年正式通过了该条约,1974年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达成了双边协议。在与该机构的合作中,伊朗接受核查,且每年缴纳相应的费用。伊朗不仅签署了《核事故或辐射紧急情况援助公约》,位于德黑兰西部50公里卡拉季市的核中心也于2000年被正式确定为国际原子能机构在地区农业和医学领域进行技术援助的中心之一。此外,伊朗于2003年签署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附加议定书。

为消除国际社会的怀疑,伊朗持续不断地参与谈判,提出自己的主张和解决方案。尽管伊朗与西方国家对很多问题的性质存在争议,但伊朗从未拒绝谈判和放弃政治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努力。面对当前的核危机,伊朗一方面宣称将开始生产20%的浓缩铀,另一方面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派遣相关人员进行监督,因为伊朗认为其核活动始终是在该机构监督下进行的,并将继续接受监督。伊朗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苏丹耶耶表示,伊朗向西方国家打开了机会之窗,希望那些致力于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框架内合作与协商的国家抓住机会,以合作和协商替代对抗。伊朗原子能机构主席萨利希在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的采访时也表示,如果西方国家同意向伊朗提供20%纯度的研究用浓缩铀,伊朗将停止已经开始的工作,“他们什么时候把20%纯度的浓缩铀提供给我们,我们就会在什么时候停止浓缩铀生产”^④。

(二) 伊朗自认为从未谋求发展核武器,因此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受国际法保护

在核研发问题上,伊朗一直试图告诉国际社会,发展核武器不仅与伊朗的伊斯兰教信仰不符,而且伊朗的历史也告诉人们伊朗不需要核武器。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前总统拉夫桑贾尼和哈塔米反复宣称,核武器不符合伊朗的政治、经济利益,不符合伊朗的伊斯兰教信仰。总统内贾德也称,“像伊朗这样一个有文化、有教养、有理智和文明的国家,是不需要核武器的,只有那些想用武力解决所有问题的国家才会那样做。”^⑤“50年来伊朗民族在没有核武器的情况下打败了美国,靠的是意志、信仰和团结。”而且“要发展核武器,铀浓缩的浓度需要90%,而这一要求伊朗当前的水平远远达不到。”^⑥

据此,伊朗认为,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签署国,伊朗既然没有谋求核武器,而且在核不扩散问题上又尽到了应尽的义务,自然应享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根据该条约第四条第一款规定:本条约的任何规定不得解释为影响所有缔约国享有不受歧视地按照条约第一条和第二条的规定开展为和平目的而研究、生产和使用核能的不容剥夺的权利。第四条第二款规定,所有缔约国承诺促进并有权参加在最大可能范围内为和平利用核能而交换设备、材料和科学技术情报。有条件参加这种交换的各缔约国还应单独地或会同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在进一步发展为和平目的而应用核能方面,特别是在无核武器的各缔约国领土上发展为和平目的应用核能方面,进行合作以作出贡献,对于世界上发展中地区的需要应给予应有的考虑。^⑦根据伊朗的逻辑推理,在尽到应尽的国际义务和没有谋求核武器的情况下,伊朗的核计划是受国际法保护的,具有合法性。

(三) 伊朗核危机或是“不合法性”,来自西方国家的核歧视和双重标准的政策

伊朗认为,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成员国,伊朗既然尽到了应尽的义务,自然要享有应有的权利,更需要与他国一样受到国际社会的公平对待。而目前围绕伊朗核问题的分歧和危机的不断升

¹ See *Treaty on the Non-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Weapons*, 1968, <http://www.iaea.org/publications/documents/treaties/npt.htm>.

^④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0-02/08/content_12956006.htm.

^⑤ Jahangir Amuzegar, “Nuclear Iran: Perils and Prospects”, *Middle East Policy*, Vol. XIII, No. 2, Summer 2006, p. 92.

^⑥ The remarks of Iran's Supreme Leader Ayatollah Ali Khamenei,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Broadcasting, <http://english.irib.ir/political/iran.htm>.

^⑦ See *Treaty on the Non-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Weapons*, 1968, <http://www.iaea.org/publications/documents/treaties/npt.htm>.

级，似乎在证明伊朗核计划不具合法性。对此，伊朗认为，危机来源于西方国家的有意渲染，及其核歧视和双重标准的政策。尤其对于以色列的核计划，伊朗耿耿于怀。拉夫桑贾尼曾说：“当我们谈论核问题时，总是不提犹太复国主义政权。”“继续保持有核国家的专权和对以色列核能力的姑息将会使核不扩散变成无效的期待，并导致扩散的传染性。”¹

2006年3月，在伊朗核危机日益升级的情况下，美国与印度签署了双边核能协议，该协议允许美国向印度出售核技术与核燃料，作为交换，印度答应向国际原子能机构检查人员开放该国的核设施。实际上，印度只是将其22个核反应堆中的14个交由国际原子能机构检查，另外8个军用核设施仍受印度国家控制。对此，伊朗官方通讯社称，“这是一项专为印度量身定做的协议。”而美国国务院副国务卿伯恩斯坦解释说，这是因为“印度是负责任的，而伊朗是不负责任的”^④。

对于西方国家的不信任和联合国安理会的多项决议，伊朗认为是不能接受的，而美国滥用国际组织的职权，不仅破坏了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威信，也大大削弱了安理会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使国际组织成了一个政治利用的工具。而这些做法违背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一、四、六条的规定，尤其违背了第四条第二款规定。亦即违反国际法的是西方国家，而不是伊朗。

必要性：历史与现实的考量

伊朗在坚定其核计划合法性的基础上，更是坚持伊朗有发展核技术的必要性，这种必要性的认识来自伊朗对其历史经验的总结，还来自对本国安全现状的担忧。此外，两伊战争，伊拉克入侵科威特，还有21世纪初期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对伊朗的政治、经济、军事及其国防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伊朗认为有坚持核研发的必要性。

（一）来自历史的反思

事实上，自伊斯兰革命后，伊朗就暂停了巴列维时代的核计划。两伊战争后，伊朗重启核研发。两伊战争中，伊拉克对伊朗进行化学武器攻击，国际社会对此反应冷淡，这对伊朗产生了重要影响。正如丘斯特·希特曼所评价，“如果伊朗有一个积极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即便是处于休眠状态（即国际社会的冷淡反映），也会使其成为这种冷漠无可争议的遗产……原因在于伊朗建立在两伊战争中被抛弃的认知，这种认知是：在面对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时，没有人会保护你，除非你拥有同样的威慑力。”^④因此，20世纪90年代初，时任总统拉夫桑贾尼说：“生化武器是穷人的原子弹，也很容易制造。我们至少应考虑用它来加强国防。尽管使用这些武器是不人道的，但战争教我们认识到国际法庭仅是一纸空言”^⑤。这种反思还包括对美伊关系的再思考。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爆发，20世纪80年代初期，美伊断交后就一直处于敌对状态。从90年代克林顿时期的双逼政策到布什的“邪恶轴心”论调，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和孤立一直不断。伊朗不仅被排除在地区安全安排之外，该国对海湾地区事务的发言权也受到威胁，伊朗维护地区大国地位的手段也越来越有限。要复兴波斯帝国的荣光、寻求地区大国地位，并取得与美国抗衡的资本，要加强伊朗与外界伊斯兰激进势力的联系，增强伊朗对美国的报复能力，还要发展现代科技，而在伊朗看来，核技术是最先进的现代科技。

（二）现实的安全困境

¹ Shahram Chubin *Whither Iran?: Reform, Domestic Politics and National Secur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73.

^④ [法国]《现代周刊》，2006年3月16日。

^④ Joost R. Hiltemann “Outsiders as Enablers: Consequences and Lessons from International Silence on Iraq’s Use of Chemical Weapons during the Iran–Iraq War”, Lawrence G. Potter and Gary G. Sick, eds., *Iran, Iraq and the Legacies of War*,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p. 159.

^⑤ Anthony H. Cordesman “Threats and Non-Threats from Iran”, in Jamal S. Al-Suwaidi ed., *Iran and the Gulf: a Search for Stability*, Abu Dhabi: the Emirates Center for Strategic Studies and Research, 1996, p. 276.

作为中东北层国家和海湾沿岸国家，伊朗对地区安全有自身的理解。首先，它认为有效的安全安排必须包括伊朗，因为从人口、面积、资源、政治体制等方面都有理由在中东保持相当的地位，其在地中海的主导地位是伊朗的天然权利，有合法性基础。其次，伊朗反对外来势力干涉海湾地区安全事务，认为海湾安全应由沿岸各国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对于20世纪90年代初埃及和叙利亚加入海湾安全安排，伊朗指出两国“应致力于保卫穆斯林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权利，而不应干涉这个在地理上遥远的地中海事务”¹。最后，伊朗的地区安全观还表现在反对打破地区力量的平衡方面。

自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成立以来，安全问题一直是伊朗关心的首要问题。在国内政治上，伊朗伊斯兰政权的合法性一直受到西方国家的质疑，美国更希望通过“政权变更”来实现伊朗当局的彻底转变。在外部环境上，1991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导致美国势力全面入主中东，海湾国家与美国的军事同盟不仅将伊朗排除在地区安全安排之外，也使伊朗南部暴露在美国军队面前。九一一事件后，阿富汗战争与伊拉克战争相继而来，美国对伊朗形成了完整的军事包围。而今，美国又在核问题上步步紧逼，伊朗的安全空间越来越小。而且，伊朗又处在核社会区域中，伊拉克、阿富汗及海湾国家，或是美国的盟友、或可以受美国的核保护，以色列、巴基斯坦和印度都是核门槛国家。而巴以问题一直是伊朗介入中东地区事务、获取地区发言权的重要竞技场，因而获取与以色列的力量平衡显得非常重要。在伊朗看来，只要它坚持核研发的权利，就足以让以色列和西方世界坐立不安，原因在于它们不信任伊朗。正如美国中东政策委员会主席弗里曼大使在评价伊朗核问题时所说，“科学和技术是脑子里的想法，不是在设备或存放设备的建筑里”，“事实上即便伊朗暂停他们的核计划，也并不表明没有发展武器的意图”。^④

（三）作为威慑力量的必要性

美国作为冷战后的唯一超级大国，它在地中海地区的军事存在是对伊朗的重大挑战。尽管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伊朗默认了美国在该地区的存在，但美国势力对伊朗的包围使伊朗危机感很重。在小国与大国的抗争中，威慑战略历来是小国的重要选择。为谋求地区大国地位，打破美国封锁，争取在与美国抗争中的优势，发展威慑力量是伊朗的必然选择。尤其在伊拉克战争中，美国借口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开战，而战争的结果并没在伊拉克发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萨达姆的倒台帮助伊朗除去了一个宿敌，更给对国家安全极度关切的伊朗敲响了警钟。阿贾曼德指出，伊拉克战争很容易让伊朗得出的结论是：美国入侵伊拉克是因美国知道伊拉克并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因而更容易得手。也因此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在2003年早些时候警告当局，伊拉克政权变更的影响之一有可能让伊朗像朝鲜一样认为它们最佳选择是尽快获得核武器，因为拥有核武器可以提供保护。^④而且，先不论伊朗是否有发展核武器的企图，伊朗一直声称其核计划将致力于和平利用核能，西方世界就已反应强烈。这似乎进一步印证了核计划构成威慑力量的有效性，也进一步坚定了伊朗坚持核强硬政策的必要性。

一致性：民族独立与民族自强

面对西方国家的质疑和国际社会的经济制裁，伊朗始终坚持其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不可剥夺。尽管在伊朗就实现核计划的方式与手段上有争论，但改革派和保守派都认为发展核计划符合伊朗的国家利益。2006年，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德黑兰星期五主麻聚礼演讲中指出，“伊朗核问题是伊朗全民族

¹ Nikola B. Schahgakhian, *Iran and the Postwar Security in the Persian Gulf*, Rand, 1995, p. 18.

^④ John Duke Anthony, Jean-François Sémec, Tayyar Arici and Wayne E. White, “War with Iran: Regional Reactions and Requirements”, *Middle East Policy*, Vol. XV, No. 3, Fall 2008, pp. 17-18.

^④ See Saïd Amir Arjomand, *After Khomeini: Iran and Her Successo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 197.

和超越派别利益的国家核心问题”，“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认为，在伊朗人民所要求的核计划问题上退缩将破坏国家独立，令伊朗民族付出巨大代价。”2007年3月，伊朗发行了5万里亚尔的新纸币，在这一新纸币上，除了圣训和宗教领袖霍梅尼的头像外，还带有核同位素的图片。这表明，在伊朗看来，发展核计划符合伊朗的最高国家利益，也曾受到伊朗伊斯兰政权创立者霍梅尼的支持。¹

（一）伊朗核问题与民族独立

伊朗坚持发展核计划符合最高国家利益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它是伊朗民族独立的体现。伊朗遭受过殖民列强入侵，签订过不平等条约，国家领土也曾被英、俄瓜分。而且，伊朗曾是俄罗斯南下海湾寻找不冻港的理想之地，冷战时期曾是美国对抗苏联的重地。因此，伊朗对民族独立有深刻体会。

在核问题上，伊朗始终认为西方国家对伊朗核计划的干预目的，不仅是要阻止它获取现代科技，更是要伊朗依附于西方。在两伊战争中，伊朗也深刻地体验了无独立科技的苦难。美国为控制战局，不仅为双方输送武器，增加两国内耗，而且通过暂停武器供应来左右战局，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这场战争的难度。军事分析家安索尼·克德斯曼曾将这种战争形势描述为“稳定的僵局”，两伊任何一方都没有获取最后胜利的能力。^④因而在两伊战争后，伊朗得到的教训不仅仅是要获取现代科技，而且要掌握现代科技研发的独立自主能力。哈梅内伊曾表示：在科技领域我们不当依附于西方国家，依附于没有自我发展的进步是绝对不可接受的。社会精英们应致力于自主研发，并利用本土条件明确国家的发展战略。^⑤尤其在核燃料问题上，宗教领袖哈梅内伊曾发表评论说：“我们希望能生产供应自己核工厂的燃料，它们（西方国家）说不用你们自己生产，来我们这购买吧。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我们仍然处于依附状态，一旦他们不给我们供应核燃料了，如果他们附加条件，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只能被迫举手赞成、毫无选择，因为我们的燃料、核电依靠它们，不然我们的核工厂就无法工作。（西方）希望这样，希望让我们的民族处于依附地位”^Ⅲ。

（二）伊朗核问题与民族自强

独立掌握核计划，同样是伊朗民族独立与民族自强的象征。对于当前的核不扩散体制，宗教领袖哈梅内伊多次指出，科技垄断已成为西方国家的一种模式，当今世界，强权主义国家掌握先进科技，企图通过先进科技实现垄断科技的目标。西方发达国家不允许它们以外的国家掌握这些先进技术，即所谓的“专权”。他强调，伊朗的大学生和思想家们应努力挫败西方国家的科技垄断，并号召伊朗的大学生们应在“科技圣战”的道路上前进。^Ⅱ伊朗对核问题的看法，表现出伊朗对其与西方关系的认识，尤其在美伊关系问题上。伊朗认为，西方对伊朗采取歧视政策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伊朗是亚洲和中东地区一个独立而强大的国家，美国企图最大限度地削弱伊朗的能力，阻止伊朗在中东地区显示实力。面对美国在核问题上的发难，伊朗认为，“伊朗在全球的势力和影响力让美国害怕，因为美国担心，如果伊朗的精神力量加上现代科技，美国和他创建的国际体系将不可能在世界上随意施加他们的意志了，这也是他们反对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原因”^Ⅳ。尽管就如何实现伊朗的核计划、以多大的代价掌握核技术在伊朗有争论，但各派都主张寻求现代技术符合伊朗的国家利益。尤其是内贾德上台后，维护伊朗的核权利成为实现民族团结的重要口号和伊朗民族自强的象征。而这种民族自强因带有

¹ See Said Amir Arjomand, op. cit., p. 201.

^④ See Rosamary Hollis “The U. S. Role Helpful or Harmful?”, Lawrence G. Potter and Gary G. Sick eds., op. cit., p. 198.

^⑤ See http://chinese.irib.ir/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3756&Itemid=60.

^Ⅲ The remarks of Iran's Supreme Leader Ayatollah Ali Khamenei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Broadcasting <http://english.irib.ir/political/iran.htm>

^Ⅱ See http://chinese.irib.ir/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3756&Itemid=60.

^Ⅳ Mehran Karraza “Iranian National-security Debates Factionalism and Lost Opportunities”, *Middle East Policy*, Vol XIV, No 2 Summer 2007 pp 93-94.

反西方国家歧视政策的色彩,从而使伊朗政府的核强硬政策与整体民族利益更相贴切。

可能性:大国利益的交织

伊朗在核问题上坚持强硬态度的另一动因来自对本国强硬政策的可能性评估,这种评估建立在伊朗对自身地缘政治地位和战略资源的自信与对当前大国间微妙关系的把握。

(一) 伊朗对自身地缘政治地位和战略资源的自信

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地处欧、亚大陆交接带的伊朗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冷战时期,伊朗曾是美国反对苏联的前沿,对美国的全球战略起到地缘战略支轴作用。因为它可以“在决定某一个重要棋手是否能进入重要地区,或在阻止它得到某种资源方面能起特殊的作用,能成为一个重要国家甚至一个地区的防卫屏障”¹。伊朗也历来是俄罗斯南下寻求不冻港的目标,苏联解体后,伊朗与中亚地区的历史文化联系使本国在维护中亚稳定上意义重大。而且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地理优势能时刻扼住海湾石油命运的咽喉。此外,伊朗在国际能源市场上也有一定的发言权。作为欧佩克第二大产油国,陆上和海上的石油资源都十分丰富。截至2006年底,伊朗石油剩余探明可采储量为187.55亿吨,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沙特阿拉伯。天然气剩余探明可采储量占全球储量的16%,仅次于俄罗斯。^④

(二) 伊朗对驾驭大国关系的自信

凭借丰富的战略能源和有利的地理位置,伊朗与世界大国的关系密切。伊朗是俄罗斯南缘国家,在巴列维时期曾经作为美国反对苏联的前沿,而现在恶化的美伊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对俄罗斯起到了保护作用。尤其是随着北约东扩和美国在中亚地区的存在,俄罗斯的安全空间受到挤压,俄、伊之间的共同利益越来越多。为防止美国势力干预里海地区的能源开发,两国都主张里海事务应由里海沿岸国家来解决,反对外来干预。自从双方签署了双边军事技术合作协议后,伊朗已成为继中、印之后俄罗斯国防工业的第三大客户,这为俄罗斯的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伊朗生产的石油40%运往欧洲,欧盟的产品也大量出口到伊朗,双方经贸关系一直非常密切。尤其是美、伊长期交恶,使欧盟在伊朗的油气开采中获得大量份额。1997年9月,以法国道达尔公司为首的国际财团与伊朗签署了金额达20亿美元的海湾近海气田开发协议。1999年3月1日,法国埃尔夫-阿基坦石油公司、意大利国家碳化氢公司与伊朗签署了金额为10亿美元的近海油田开发协议。2002年10月20日,伊朗通讯社报道称,伊朗和欧盟19日在德黑兰联合成立了旨在加强双方石油和能源合作的办公室。

伊朗是日本最重要的能源进口国之一。2004年,日、伊签署共同开发阿扎德甘油田的合同,项目总投资28亿美元,日本持股75%,伊朗国家石油公司持股25%。日本将运回所产原油的2/3。^④

近年来,中伊两国经贸往来日益加深,合作领域逐步扩大,贸易总额持续攀升。2001年中伊间贸易总额为33.2亿美元,到2007年增至206.18亿美元,年均增长87%。这进一步推动两国在油气资源领域的贸易与合作。据中伊贸易统计资料(1996~2003年)显示,1997年我国从伊朗进口的原油为275.67万吨,占同期我国进口原油总量的7.77%。2007年我国从伊朗进口的原油已增至2053.7万吨,占同期我国进口原油总量的13%。^④

正因为世界大国在伊朗有巨大的经济利益,伊朗对其核强硬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持乐观态度。尽管

¹ [美国] 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著;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5页。

^④ 才建、沈珏新、王晓瑜:《中国-伊朗油气资源合作战略分析》,载《石油规划设计》,2009年第2期,第17页。

^④ 刘今朝、杨兴礼、孙钰霞、熊小庆:《大国在伊朗的能源博弈及中国的对策》,载《重庆工学院学报》,2006年第20卷第6期,第82~83页。

^④ 王珂:《我国与伊朗油气资源贸易的影响因素及贸易选择》,载《经济纵横》,2008年第7期,第110~111页。

目前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多项针对伊朗核问题的经济制裁，但尚未涉及石油天然气领域。而只要不对伊朗的国家经济命脉——能源领域进行制裁，就不可能真正伤及伊朗。因此，面对制裁的进一步升级，伊朗一方面呼吁大国要公平公正地对待伊朗，另一方面也提醒大国要维护它们在伊朗的根本利益。2010年3月，为表示对俄罗斯在伊朗核问题上的不满，伊朗以国内有足够的飞行员为由，勒令在伊朗工作的俄罗斯飞行员必须在两个月全部离境。随着欧美态度的接近，伊朗与欧盟之间的贸易出现减弱趋势。2007年，伊欧贸易额为240亿欧元，比2006年下降7%。欧盟从伊朗进口139亿欧元，比2006年的144亿欧元下降4%，欧盟向伊朗出口101亿欧元，比2006年的113亿欧元下降11%。¹

（三）大国对伊朗核问题的分歧

在伊朗核问题上，大国分歧严重，各国的政策考虑体现了自身的政治文化背景和对本国利益的顾及。2002年以来，伊朗核问题历时8年，从《德黑兰宣言》到《巴黎协议》，继而到一系列一揽子计划，面对伊朗的核强硬政策，世界大国在尽显外交技能的同时，也在进行国家利益的微妙博弈。

美国前国务卿赖斯说道：“美国在其他国家从未遇到过像伊朗这样巨大的挑战，其政策指向是要建立一个我们完全不愿看到的中东。”^④从力主将伊朗核问题提交安理会，到推动多项制裁决议的通过，美国一直坚持强硬政策，不仅要求伊朗无条件地遵守各项决议，更希望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活动进行谋求核武器的定性。与此同时，美国不仅主张要根据美国法律采取步骤，以确保针对参与伊朗核方案的个人和实体制定相应措施，且对其他国家施压，希望与美国行动保持一致。

欧盟在伊朗核问题上，一直进行国际斡旋，与伊朗达成过一系列协议，也对伊朗的强硬政策感到不满。由于与美国相同的政治文化背景，欧盟对伊朗伊斯兰政权的政策选择感到不安，对伊朗的核计划也不信任。但由于欧盟主要国家与伊朗密切的经贸关系，它们在支持制裁伊朗的同时，很难在对伊朗进行实质性制裁上达成一致。如何应对伊朗核危机的升级或进一步制裁伊朗在欧盟内部也有分歧。

相比之下，俄罗斯与中国都主张应在政治、外交和法律框架内找到有效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办法。伊朗是俄罗斯重要的武器销售国，且起着地缘战略平衡的作用。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曾强调，在俄罗斯看来，任何推动可能超出核不扩散机制的其他决议的企图都是不合适的，俄罗斯在伊朗核问题上的立场未变，即这一问题应通过外交途径予以解决。^⑤而中国既要维护近年来与伊朗的经贸关系，也要兼顾中美关系。中国指出，制裁只是劝和促谈的一种手段，外交谈判仍是解决伊朗核问题的最佳选择。中国呼吁有关各方本着高度负责和建设性的态度，适当显示必要的灵活，充分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体现出复谈的决心和诚意，坚持不懈地加强全方位外交努力，寻求既确保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又解决国际防止核武器扩散关切的方案，争取早日实现伊朗核问题的长期、全面、妥善解决。^⑥但面对西方世界的制裁主张，中国受到重重压力。为让中国与西方保持一致，美国不断地在人民币汇率、中美贸易和美国对台湾军售等问题上向中国施压。

世界大国之间在博弈的同时，也在进行利益磨合。在伊朗看来，大国在伊朗的利益可作为其维持强硬政策的重要筹码。虽然欧盟与美国相同的政治信念使美伊矛盾扩展成伊朗与整个西方之间的不信任关系，但欧盟内部的争论也为伊朗的核强硬政策留下余地。伊朗与俄罗斯和中国两国的经济关系不仅关乎中、俄国内的改革与发展，伊朗核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在大国关系中起着战略平衡作用，这也是伊朗核问题久拖不决的原因之一。

（责任编辑：徐 拓 责任校对：詹世明）

¹ 李卫杰、杨兴礼：《中国与欧盟在伊朗的能源博弈》，载《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6卷第5期，第28页。

^④ Jahangir Amuzegar op cit, p. 91.

^⑤ 参见张光政、牟宗琮：《伊朗核问题呈现三大悬念》，<http://world.people.com.cn/GB/1029/10981613.html>

^⑥ 参见《中国：外交谈判仍是解决伊核问题的最佳选择》，联合国安理会第5848次会议逐字记录，<http://www.un.org/chinese/News/focus/nuclear64.htm>

Logical Analysis of Iran' s Hard- line Stance on Nuclear Issue

Jiang Zhen

pp. 5- 11

Iran has been maintaining a tough stance since the outbreak of the nuclear issue. First, the logical source of this stance is that Iran considers its nuclear non- proliferation attitude is in the realization of the unity of rights and duties, and therefore it has the legitimacy of its nuclear activities. Secondly, Iran thinks its nuclear hard- line policy reflects the consistency connected the national independence and strength with the national interests of Iran. Thirdly,

hard- line policy of Iran upholds the necessity and possibility of success. The reason of this necessity comes from Iran' s historical experience and consideration of the current security situation, the possibility comes from Iran' s own geopolitical position and strategic resources of the self- confidence, and of course, Iran has an optimistic assessment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major powers present.

The West Asian Civilization of the Writings of Marx and Engels

An Weihua

pp. 12- 19

West Asian Civilization occupied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history of world civilization. In their books, Marx and Engels describ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raditional mode of production in west Asia, and situations of Assyrian, Sumerian, Arabs, Jews and other ethnic groups, western Asia in the East- West traffic status and changes in trade

routes, the modern political entity, and religious beliefs and teach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west Asia. This description and discussion conformed to the relevan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and has guiding significance on our current analysis and the study of modern western Asia society.

Discussion on Civil Society in Egypt

Wang Lincong

pp. 26- 31

The civil society in Egypt is a product of social differentiation in recent history of development stage. There is a clear boundary between traditional social organizations and civil society. The generating model of Egyptian civil society displays both in types of government- led and self- growth. As a whole, Egypt' s civil society is still in the initial developmental stage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weak inde-

pendence, mature and transitivity, and there exists great tension and difference within the organizations of the civil society. These characteristics determine the limitation of the role of the civil society in process of political democratization in Egypt, and it is difficult to form a bottom- up mechanism to promote democracy in this civil society.